四庫全書

史部

南齊書卷四十二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三

王 晏 蕭 諶 蕭坦之 江 祏

王晏字士彦琅邪臨沂人也祖弘之通直常侍父普曜祕書監宋大明末晏起家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巴陵王征北板參軍安成王撫軍板刑獄隨府轉車騎晉熙

王燮為郢州晏為安西主簿世祖為長史與晏相遇府
轉鎮西板晏記室諮議沈攸之事難鎮西職僚皆隨世
祖鎮盆城上時權勢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
奉事軍旅書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漸見親侍乃留為上
征虜撫軍府板諮議領記室從還都遷領軍司馬中軍
從事中郎常在上府參議機密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
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踈
尋領射聲校尉不拜世祖即位轉長兼侍中意任如舊

永明元年領步兵校尉遷侍中祭酒校尉如故遭母喪起為輔國將軍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宦多歷通官晏尋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未拜而普曜卒居喪有稱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濟陽太守未拜遷衛尉將軍如故四年轉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六年轉丹陽尹常侍如故晏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疎漏被上呵責連稱疾久之上以晏須禄養七年轉為江州刺史

晏固辭不願出外見許留為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終以舊恩見寵時王儉雖貴而疎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議謚上欲依王導謚為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以来不加素族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八年改領右衛將軍陳疾自解上欲以高宗代晏領選手勑問之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明年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正又以疾辭十年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

大夫給親信二十人中正如故十一年遷右僕射領太
孫右衛率世祖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令久
於其職鬱林即位轉左僕射中正如故隆昌元年加侍
中高宗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延興元年轉尚書令加
後將軍侍中中正如故封曲江縣侯邑千戶給鼓吹一
部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
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
將軍給班劍二十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加兵百人領

太子少傅進爵為公增邑為二千户以虜動給兵千人晏為人篤於親舊為世祖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衆始怪之高宗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是國家事以此愈猜薄之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晏為事晏輕淺無防慮望

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閒
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傖人鮮于文粲與晏
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又啓上云
晏謀因四年南郊與世祖故舊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
犯郊壇帝愈懼未郊一日敕停行元會畢乃召晏於華
林省誅之下詔曰晏閭閻凡伍少無特操階緣人乏班
齒官途世祖在蕃搜揚擢用棄署疵瑕遂升要重而輕
跳險銳在貴彌著猜忌反覆觸情多端故以兩宮所弗

容十手所共指既内愧於心外懼憲牘掩迹陳痾多歷年載頻授蕃任輙辭請不行事似謙虛情實詭伏隆昌以來運集艱難匡贊之功頗有心力乪爵冠通侯位登元輔綢繆恩寄朝莫均焉谿壑可盈無猒將及視天畫地遂懐異圖廣求卜相取信巫覡論薦黨附遍滿臺府令大息德元淵藪亡命同惡相濟劍客成羣弟詡凶愚遠相脣齒信驛往来密通要契去歲之初奉朝鮮于文粲備告姦謀朕以信必由中義無與貳推誠委任覬能

悛改而長惡易流構扇彌大與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等剋期竊發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可為其主得志之日當守以虛器明達諸辭列炳然具存昔漢后以反脣致討魏臣以蚪鬚為戮況無君之心既彰陵上之迹斯著此而可容誰寘刑辟並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晏未敗數日於北山廟荅賽夜還晏既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此勢不復久也晏子德元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德元初

名湛世祖謂晏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德和俱被誅晏弟詡永明中為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黄門郎不得畜女妓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禁錮後出為輔國將軍始興内史廣州刺史劉纘為奴所殺詡率郡兵討之延興元年授詡持節廣州刺史詡亦篤舊晏誅上又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詡殺之

蕭諶字彦孚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

桂陽王參軍諶初為州從事晉熙國侍郎左常侍諶於
太祖為絶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
太祖遣諶就世祖宣傳謀計留為腹心昇明中為世祖
中軍刑獄參軍東莞太守以勲懃封安復縣男三百户
建元初為武陵王冠軍臨川王前軍參軍除尚書都官
郎建威將軍臨川王鎮西中兵世祖在東宫諶領宿衛
太祖殺張景真世祖令諶口啓乞景真命太祖不悅諶
懼而退世祖即位出諶為大末令未之縣除步兵校尉

領射陽令轉帶南濮陽太守領御仗主永明二年為南蘭陵太守建威將軍如故復除步兵校尉太守如故世祖齋内兵仗悉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除正員郎轉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世祖卧疾延昌殿敕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内事如舊欝林即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得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加輔國將軍丁母憂敕還復本任守衛尉高宗輔政有所匡諫帝既在後宫不出唯遣諶及蕭

坦之遥進乃得聞達諶回附高宗勸行廢立密召諸王
典籖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
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諶其
見信如此諶性險進無計畧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宫
齋内仗身素隷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
爲公二千户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内月十日還府建武
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
郡公食邑三千户高宗初許事克用諶爲揚州及有此

授諶恚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為蕭
諶作甌筯者諶恃勲重干豫朝政諸有選用輒命議尚
書使為申論上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
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幸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王
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閤仗身執還入
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
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
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

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
去我令死還取鄉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為祟
詔曰蕭諶擢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倖會早預驅馳永
明之季曲頒恩紀鬱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優渥期遇
無隆內總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震灼朝野曾不感
佩殊荷少答萬一自以勲高伊霍事均難賞才冠當時
恥居物後矯制王權與奪由已空懷疑懼坐構嫌猜覘
候宮掖希覬非望蔽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跡固以

彰暴民聽喧聒遐邇遊潜散金帛䊹集不逞交結禁衛
互為脣齒密契戚邸將肆姦逆朕以其任寄旣重爵列
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翻然悛改而犲狼
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陽秋明義況釁積禍盈若
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速正刑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諶
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高宗諶喜曰感卿
意無為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初為殿
中將軍永明中為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廸之同乘行

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畧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無

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自輔國徐州為

持節督司州刺史將軍如故明帝立封安德侯五百户

進號冠軍建武二年春虜攻司州誕盡力拒守虜退增

封四百户徵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邉鎮拒虜故

未及行虜退六旬諶誅遣黄門郎梁王為司州别駕使

誅誕束身受戮家口繫尚方諶弟誅與諶同豫廢立為

寧朔將軍東莞太守轉西中郎司馬建武初封西昌侯

千户轉太子左率領軍解司州圍還同伏誅諶伯父仙民官至太中大夫卒

蕭坦之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有勲於世祖至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初為殿中將軍累至世祖中軍板刑獄參軍以宗族見驅使除竟陵王鎮北征北參軍東宫直閣以慇直為世祖所知除給事中淮陵令又除蘭陵令給事中如故尚書起部郎司徒中兵參軍世祖崩坦之隨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

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世祖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值醉後躶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計附高宗密為耳目除晉安王征北諮議隆昌元年追録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食邑三百戶徙征南諮議高宗謀廢少帝既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帝腹心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

都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高宗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即位除黄門郎兼衛尉卿進爵伯增邑為六百户建武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進爵侯增邑為千五百戸明年虜動假坦之節督徐州征討軍事虜圍鍾離春斷淮洲坦之擊破之還加領太子中

庶子未拜遷領軍將軍永泰元年爲侍中領軍東昬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遥光密謂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期不敢言持喪還宅宅在東府城東遥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褌踰牆走從東冶僦渡南渡閒道還臺假節督衆軍討遥光屯湘宫寺事平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公增邑千

戶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蕭瘂剛狠專執羣小畏而憎之遥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黄文濟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子賞祕書郎亦伏誅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死繫尚方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驎司徒右長史祏姑為景皇后少為高宗所親恩如兄弟宋末解褐晉熙國常侍太祖徐州西曹員外郎高宗冠軍參軍帶濔陽令竟陵王征北參軍尚書水部郎高宗為吳興以祏為郡丞加宣威將軍廬陵王中軍功曹記室安陸王左軍諮議領録事帶京兆太守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别駕高宗輔政委以心腹隆昌元年自正員郎補丹陽丞中書郎高宗為驃騎鎮東府以祏為諮議參軍

領南昌太守與蕭詠對直東府省内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高宗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祏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隐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悦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祏詠憂虞無計每夕輙託事外出及入篡議定加祏寧朔將軍高宗為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祏入帝喜以示祏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

尉將軍如故封安陸縣侯邑千戶祏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禄大夫父德隣以帝舅亦贈光禄大夫建武二年遷右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祏以外戚親要勢冠當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第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意上寢疾永泰元年轉祏為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上崩遺詔轉右僕射祏弟衛尉祀為侍中敬皇后弟劉暄為衛尉東昏即位參掌選事高宗雖顧命羣公而意寄多在祏兄弟至是更直殿内動止

闕諮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祏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為六貴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奪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祏堅意執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既彰祏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煑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煑鵞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祏議欲立

建安王寶夤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祏祏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祏謀帝處分收祏兄弟祀時直在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靜以鎮之耳俄而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初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勳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

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祏祀同日見殺祀字
景昌初為南郡王國常侍歷高祖驃騎東閤祭酒祕書
丞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下有宣
尼廟久廢不脩祀更開掃構立祀弟禧居喪早卒有子
厥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
存赴井死後帝於後堂騎馬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祏若
在我當復能騎此不暄字士穆出身南陽國常侍遥光
起事以討暄為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千

戶其年又見殺和帝中興元年贈祏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史臣曰士死知已蓋有生所共情雖愚智之品有二而逢迎之運唯一夫懷可知之才受知人之眄無慙外物此固天理其猶藏在中心銜恩念報況乎義早蕃僚道同遇合踰越勝已顧邁先流棄子如遺曽微舊德使狗之喻人致前譏慙包疚心我無其事嗚呼陸機所以賦豪士也

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里克無辭江劉后戚明嗣是維廢興異論終用乖疑

南齊書卷四十二

南齊書卷四十二考證

王晏傳字士彦○南史作字休默一字士彦

漸見親侍○侍汲古閣本作待

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臣宗萬按明帝本紀四年正月丙辰晏伏誅通鑑考異曰丙辰正月二十八日也按郊禮必在正月旣云未郊一日敕停則誅晏必非元會之日也本傳蓋言元會禮後耳

蕭諶傳諶於太祖為絶服族子○通鑑諶世祖之族子

也與此異

仗身執還入省○臣祖庚按通典唐制鎮戍之官給仗身其人賑鎮戍之上中下為差京官五品已上亦有仗身職員通鑑注云仗身執仗之衛士也

一門二州兄弟三封○臣祖庚按通鑑注云諶為南徐州誕為司州所謂二州也諶封衡陽郡公誄封西昌侯誕封安復侯所謂三封也

蕭坦之傳以愨直為世祖所知○臣祖庚按通鑑云嘗

為東宮直閤為世宗所知注云旣為東宮直閤則從

世宗為是東宮亦有直閤將軍據此則祖字訛也

並應還都○汲古閣本作遷都尉

江祏傳父德隣○南史作德驎

領南昌太守○臣承蒼按齊世無南昌太守之官南史作領南平昌太守

舅殊無渭陽之情○臣承蒼按渭陽之詩言甥之致情於舅也後人多反用之南史晉安王子懋傳不意渭

陽翻成梟鏡亦以渭陽為舅氏之稱

南齊書卷四十二考證

南齊書卷四十三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二十四

江斅　何昌㝢　謝瀹　王思遠

江斅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祖湛宋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父恁著作郎為太子劭所殺斅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

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州辟迎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斆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遷安成王撫軍記室秘書丞中書郎斆庶祖母王氏老疾斆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内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尋轉安成王驃騎從事中郎初湛娶褚秀之女被遣褚淵為衛軍重斆為人先通音意引為長史加寧朔將軍順帝立隨府轉司空長

史領臨淮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為吏部郎太祖即位斆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永廢温凊啓乞自解初宋明帝勑斆出繼從叔愻為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惟斆一人傍無眷屬斆宜還本若不欲江愻絶後可以斆小兒繼愻為孫尚書參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

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斆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為寧朔將軍豫章内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贓利世祖遣信檢覈斆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斆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初仍為豫章王太尉諮議領録事遷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斆好文辭圍棊第五品為朝貴中最遷侍中領本州中正司徒左長史中正如故五年遷五兵尚書明年出為輔國將軍

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事七年徙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世祖曰江斆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實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斆常啓吾為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鬱林即位遷掌吏部隆昌元年為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名入宮斆至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

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建武二年卒年四十
四遺令儉約葬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㥠啓
遵斆令讓不受詔曰斆貽厥之訓送終以儉立言歸善
益有嘉傷可從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謚曰敬子
何昌㝢字儼望廬江灊人也祖叔度吳郡太守父佟之
太常昌㝢少而淹厚為伯父司空尚之所遇宋建安王
休仁為揚州辟昌㝢州主簿遷司徒行參軍太傅五官
司徒東閤祭酒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為征北南徐

州昌寓又為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禄出為湘東太守加秩千石為太祖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闗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愍愍之非古人所悼況蒼梧將季能無衘慼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巔之危無蹔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蹐

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閨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闊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冤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恵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温光獨畯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為萬代冤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紓憤仰希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

而不泯豈忘德於黄壚分軀碎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褚渊書曰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宽於黄泉者為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鍾石紀清英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為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

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黨構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少一句清識欽涕王每永言終日氣淚交横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並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昬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歳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

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釁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今疑以未辨為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絶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冤資車丞相

而見祭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既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阻元徽末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轉為記室遷司徒左西太尉戶曹屬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文學官以昌寓為竟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轉揚州别駕豫章王又善之遷太子中庶子

出為臨川内史除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復為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侍中臨海王昭秀為荆州以昌寓為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荆州事明帝遣徐玄慶西上害蕃鎮諸王玄慶至荆州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秀以此得還京師建武二年為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書復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贈太

常謚簡子昌寓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清白士君子多稱之

謝瀹字義潔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父莊金紫光禄大夫瀹四兄颺朏顥從世謂謝莊名兒為風月景山水顥字仁悠少簡静解褐祕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建元初為吏部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為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瀹年七歲王彧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之

中瀹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悅詔尚公主值景和敗
事寢僕射褚淵聞瀹年少清正不惡以女結婚厚為資
送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
功曹世祖為中軍引為記室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
元初轉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為安成内史還為中
書郎衛軍王儉引為長史雅相禮遇除黄門郎兼掌吏
部尋轉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轉長史兼侍中瀹以
晨昏有廢固辭不受世祖勑令速拜別停朝直遷司徒

左長史出為吴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
縣殷孝悌等四人為劫瀹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騂詣
登聞訴稱孝悌為道優所誹謗横劾為劫一百七十三
人連名保徵在所不為申理瀹聞孝悌母訴乃啓建康
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瀹官瀹又使
典籤吏煑湯失火燒郡外齋南廂屋五間又輒鞭除身
為有司所奏詔並贖論在郡稱為美績母喪去官服闋
為吏部尚書髙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

與客圍棊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也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視事後上讌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已力上大笑解之座罷晏呼瀹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劒瀹謂之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憚之加領右軍將軍兄朏在吳興論啓公事稽晚瀹輒代為啟上見非其手迹被問見原轉侍

中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禄大夫謚簡子初兄朏為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别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初專以長酣為事與劉瑱沈昭畧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儉對曰謝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勑瀹撰碑文

王思遠琅邪臨沂人尚書令晏從弟也父羅雲平西長

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並棲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為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除晉熙王撫軍行參軍安成王車騎參軍建元初為長沙王後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補竟陵王征北記室參軍府遷司徒仍為録事參軍

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並蒙賞接思遠求出為遠郡除建安内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許之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世祖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暠之陳郡殷叡邵陵王子貞為吳郡世祖除思遠為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為得人以疾解職還為司徒諮議參軍領録事轉黄門郎出為使持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越中郎將廣

州刺史高宗輔政不之任仍遷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畧贓私思遠依事劾奏高宗及思遠從兄晏昭畧叔父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為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曰近頻煩歸啓實有微概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誰當戮力既自誓輕軀命不復以塵黜為疑正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慺慺丹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奬進陛下甄拔之旨要是

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哲之明犯冒之
尤誅責在已謬賞之私惟塵聖鑒權其輕重寧守褊心
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思埀
拯宥不使零墜令若祗膺所忝三公不足為泰犯忤之
後九泉未足為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為
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憐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非
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愍自悼不覺涕
流謹冒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祈一照上知其意

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高宗廢立之際思遠與晏閑言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不失後名晏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及晏敗故得無他思遠清修立身簡潔衣服牀筵窮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

既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上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上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上既誅晏遷為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永元二年遷度支尚書未拜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貞子思遠與顧暠之友善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兒子經䘏甚至暠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行初舉秀才歷官府閣永明末為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隆昌初為安西諮議兼著作與思遠並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高宗手詔與思遠曰此

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卒年四十九思微永元中為江州長史為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德成為上藝成為下觀夫二三子之治身豈直清體雅業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物風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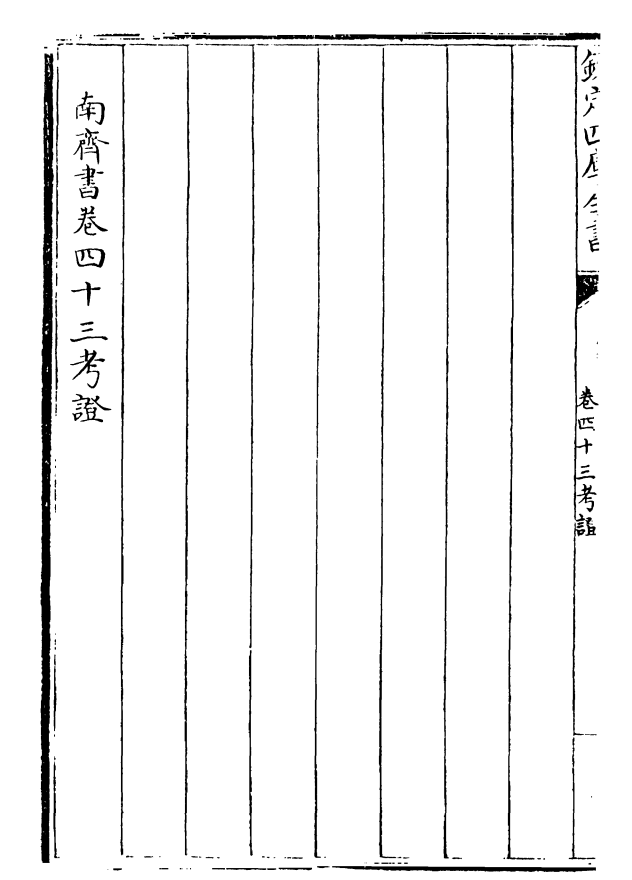
贊曰江纂世業有聞時陂何申舊主辭出乎義謝獻壽觴載色載刺思遠退食冲心篤寄

南齊書卷四十三

南齊書卷四十三考證

何昌寓傳明帝遣徐玄慶至荆州欲以便宜從事○臣祖庚按南史明帝使裴叔業賫旨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叔業傳無此事又按通鑑從齊書作徐玄慶據此則南史誤矣

謝瀹傳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臣宗萬按尺牘謝朏與弟瀹書曰令致數斗酒可力飲此勿豫人事與此小異



南齊書卷四十三考證

南齊書卷四十四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五

徐孝嗣　沈文季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郯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並為太子劭所殺孝嗣在孕得免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

帝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泰始二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孝嗣登殿不著韎為治書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母喪去官為司空太尉二府參軍安成王文學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昇明中遷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隨府轉為太尉諮議參軍太守如故齊臺建為世子庶子建元初國除出為晉陵太守還為太子中

庶子領長水校尉未拜為寧朔將軍聞喜公子良征虜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淵相埒世祖深加待遇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轉充御史中丞世祖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吐剛亦不茹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會王儉亡上徵孝嗣為五兵尚書其年上敕儀曹令

史陳淑王景之朱玄真陳義民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
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世祖幸方山上曰朕經始
此山之南復為離宫之所故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
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黄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
未曠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竟無所脩立竟陵
王子良甚善之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廬江何胤掌知
齋講及衆僧轉吏部尚書尋加右軍將軍轉領太子左
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世祖崩遺詔轉右僕射隆昌元

年遷散騎常侍前將軍丹陽尹高宗謀廢鬱林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替高宗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高宗須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高宗大悅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食邑千户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常侍如故明帝即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定策勲進爵為公增封二千户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北虜動詔孝嗣假節頓新亭時王晏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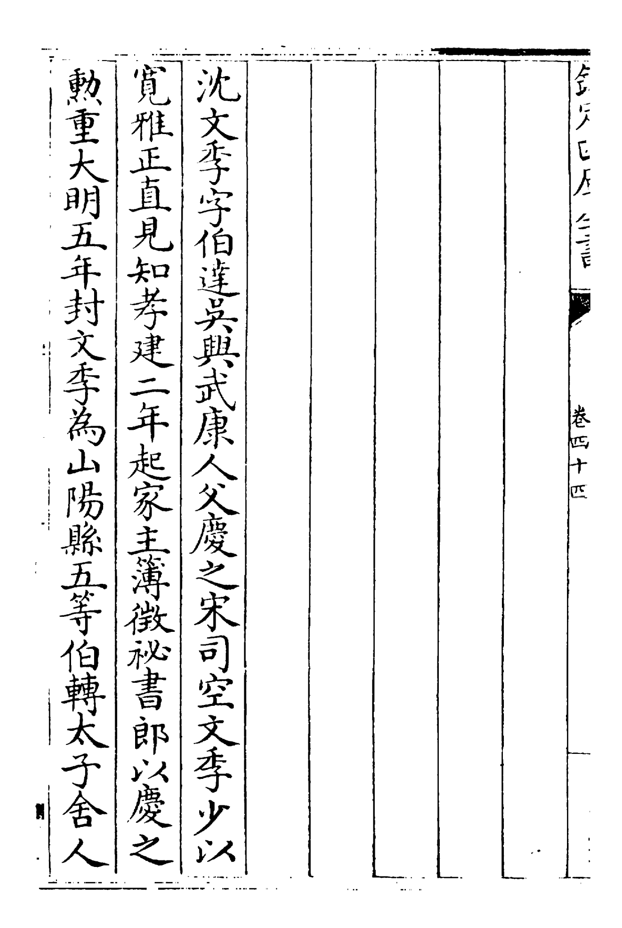
令民情物望不及孝嗣也晏誅轉尚書令領本州中正
餘悉如故孝嗣愛好文學賞託清勝器量弘雅不以權
勢自居故見容建武之世恭己自保朝野以此稱之初
孝嗣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
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床建武四年即本
號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詔斂容謂左右曰吾德慙
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
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讓不受是時

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曰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陌壃里長轂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室降此以還詳畧可見但求之自古為論則賒即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澁聚糧待敵每若不周利害之基莫此為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脩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既嚴戍卒增衆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飢色

可為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磽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啓允合請即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荊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畧不可計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

已竟不施行帝疾甚孝嗣入居禁中臨崩受遺託重申
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
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敢諫諍及江祏
見誅内懷憂恐然未甞表色始安王遥光反衆情惶惑
見孝嗣入宫内乃安然羣小用事亦不能制也進位司
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
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領軍隷孝嗣
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理

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召百僚集議因誅之冬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少能飲酒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曰周德方熙三監迷叛漢歷載昌宰臣構戾皆身膏斧鉞族同煙燼殷鑒上代垂戒後昆徐孝嗣憑藉世資早蒙殊遇階緣際會遂登台鉉匡翼之誠無聞謟黷之迹屢著沈文季門世此下缺



沈文季字伯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宋司空文季少以寛雅正直見知孝建二年起家主簿徵祕書郎以慶之勲重大明五年封文季為山陽縣五等伯轉太子舍人

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陽王撫軍功曹江夏王太尉東曹掾遷中書郎慶之為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兄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明帝立起文季為寧朔將軍遷太子右衛率建安王司徒司馬赭圻平為宣威將軍廬江王太尉長史出為寧朔將軍征北司馬廣陵太守轉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為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

殿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問褚淵湏幹事人爲上佐淵舉文季轉寧朔將軍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衆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省墓展哀出爲臨海太守元徽初遷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轉祕書監出爲吴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太祖加文季爲冠軍將軍督吴興錢塘軍事攸之先爲景和衛使殺慶之至是文季收殺攸之弟新安

太守登之誅其宗族加持節進號征虜將軍改封湣陽縣侯邑千户明年遷丹陽尹將軍如故齊國初建為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食邑千二百户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户裁之文季不為之屈世祖在東宮於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啟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為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

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畧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啟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並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文季尋除征虜將軍侍中如故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征虜如故世祖

即位轉太子詹事常侍如故永明元年出為左將軍吳
郡太守三年進號平東將軍四年遷會稽太守將軍如
故是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
父祖相傳圖墓為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
金印轉相誑惑三年冬寓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
商旅黨與分布近縣新城令陸赤奮桐廬令王天愍棄
縣走寓之向富陽抄略人民縣令何洵告魚浦子邏主
從係公發魚浦村男丁防縣永興遣西陵戍主夏侯曇

羨率將吏及戍左右埭界人起兵赴救寓之遂陷富陽會稽郡丞張思祖遣臺使孔矜王萬歲張繇等配以器仗將吏白丁防衛永興等十屬文季亦遣器仗將吏救援錢塘寓之至錢塘錢塘令劉彪戍主聶僧貴遣隊主張玕於小山拒之力不敵戰敗寓之進抑浦登岸焚郭邑彪棄縣走文季又發吳嘉興海鹽鹽官民丁救之賊分兵出諸縣鹽官令蕭元蔚諸暨令陵琚之並逃走餘杭令樂琰戰敗乃奔是春寓之於錢塘僭號置太子以

新城戍爲天子宫縣廨爲太子宫弟紹之爲揚州刺史錢塘富人柯隆爲尚書僕射中書舍人領太官令獻鋌數千口爲寓之作仗加領尚方令分遣其黨髙道度徐寇東陽東陽太守蕭崇之長山令劉國重拒戰見害崇之字茂敬太祖族弟至是臨難貞正果烈追贈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乗虚可襲泓至浦陽江郡丞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湯休武拒戰大破之上

在樂遊苑聞寓之賊謂豫章王嶷曰宋明初九州同反鼠輩但作看蕭公雷汝頭遣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討賊衆烏合畏馬官軍至錢塘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被抄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中宿縣子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冶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内外莫不震肅天福善馬矟至今諸將法之御史中丞徐孝嗣奏曰風聞山東羣盜剽掠列城雖匪日而殄要懲于王畧

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惡應有攸
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
赤奮等縣為首劫破掠並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
愍還臺赤奮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
率領吏民相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
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杭縣被劫破令樂琰乃
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諸暨縣為劫所
破令陵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

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隱慝職啓虔劉會稽郡丞張
思祖謬因承乏總任是尸涓誠蒭効終焉無紀平東將
軍吳郡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鸞任屬
關河威懷是寄輒下禁止彪琰洵思祖文季視事如故
鸞等納贖論諂元蔚等免思祖鸞文季原文季固讓會
稽之授轉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為持節督郢州司
州之義陽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還為散騎常侍領
軍將軍世祖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

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當世稱其應對尤善簺及彈棊簺用五子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常侍如故轉侍中領太子詹事遷中護軍侍中如故以家為府隆昌元年復為領軍將軍侍中如故豫廢鬱林高宗欲以文季為江州遣左右單景儁宣旨文季口自陳讓稱年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儁還具言之延興元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增邑五百户尚書令王晏常

戲文季為吳興僕射文季答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
尋加散騎常侍僕射如故建武二年虜寇壽春豫州刺
史豐城公遥昌嬰城固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為
憂詔文季領兵鎮壽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一聽出洞開
城門嚴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增封為千九
百户尋加護軍將軍僕射常侍如故王敬則反詔文季
領兵屯湖頭備京路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將軍如
故始安王遥光反其夜遣三百人於宅掩取文季欲以

為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守衛宮城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置府侍中僕射如故文季見世方昏亂託以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畧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答同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見文季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也於華林省死時年五十八朝野寃之

中興元年贈侍中司空謚忠憲凡子昭畧有剛氣昇明末為相國西曹太祖賞之及即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畧何職處之儉曰臣已有擬奏轉前軍將軍上不欲違可其奏尋遷為中書郎永明初歴太尉大司馬從事中郎驃騎司馬黄門郎南郡王文學華選以昭畧為友尋兼左丞元年出為臨海太守御史中丞累遷侍中冠軍將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起兵東府執昭畧於城内昭畧潛自南出濟淮還臺至是與文季

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冑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面破曰作破面鬼死時年四十餘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遂見獲殺之中興元年贈昭冑太常昭光廷尉

史臣曰為邦之訓食惟民天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屯田之略實重戰守若夫充國耕殖用殄羌戎韓浩棗祗亦建華夏置典農之官興大佃之議金城布險峻壘綿壃

飛芻輓粒事難支繼一夫不耕或鍾饑餒緣邊戍卒坐
甲千羣故宜盡收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耕急則從戰
歲有餘糧則紅食可待前世達治言之已詳江左以来
不暇遠策王旅外出未嘗宿飽四郊嬰守懼等松芻縣
兵所救經歲引日淩風泙水轉漕艱長傾窖庾之儲盡
倉敖之粟流馬木牛尚深前弊田積之要唯在江淮郡
國同興遠不周急故吴氏列戍南濱屯農水右魏世淮
北大佃而石横開漕皆輔車相資易以待敵菾嗣當歴

境之晨厲希行之計王無外畧民困首領覩機而動斯議殆為空陳惜矣

贊曰文忠作相器範先標有容有業可以立朝豐城歴仕音儀孔昭爲舟等溺在運同消

南齊書卷四十四

南齊書卷四十四考證

沈文季傳執昭畧於城内○臣承蒼按遥光以建武二年進號撫軍將軍昭畧是時為撫軍長史不容有見執之事若被執則勢須防禁亦不能潛出還臺矣

南齊書卷四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齊書卷四十五至四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陸費鑾

謄録舉人臣郭履元

南齊書卷四十五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二十六

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遙光　遙欣　遙昌

安陸昭王緬

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宣

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隨宣帝征伐仕至安定太守卒於宋世建元二年追加封謚無子太祖以第十一子鈞繼道度後鈞字宣禮永明四年為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母區貴人卒居喪盡禮六年遷為征虜將軍八年遷驍騎將軍常侍如故仍轉左衛將軍鈞有好尚為世祖所知兄弟中意遇次鄱陽王鏘十年轉中書令領石頭戍事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驍騎如故不拜隆昌元年改加侍中給扶海陵

立轉撫軍將軍侍中如故尋遇害年二十二明帝即位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為孫子珉字雲璵世祖第二十子也永明七年封義安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年十四復以武陵昭王曄第三子子坦奉元王後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宋世為奉朝請卒建元元年追封謚建武元年追尊為景皇妃江氏為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修安生子鳳高宗安陸昭王緬鳳字景慈官至正員郎卒於宋世謚靖世子明帝建武

元年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始安靖王改華
林鳳莊門為望賢門太極東堂書鳳鳥題為神鳥而改
鸞鳥為神雀子遙光嗣
遙光字元暉生有躄疾太祖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
弟世祖諫乃以遙光襲爵初為員外郎轉給事郎太孫
洗馬轉中書郎豫章内史不拜高宗輔政遙光好天文
候道密懷規贊隆昌元年除驍騎將軍冠軍將軍南東
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仍除南彭城太守將軍如故又除

輔國將軍吳興太守高宗廢鬱林又除冠軍將軍南蠻校尉西平中郎長史南郡太守一歲之内頻五除並不拜是時高宗欲即位誅賞諸事唯遥光共謀議建武元年以為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南徐州遥光求解督見許二年進號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通幰車鼓吹遥光好吏事稱為分明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久清閑言畢上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殺上

以親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遥光計畫參議當以次施行永泰元年即本位為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遥光數入侍疾帝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遥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遥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遥光既輔政見少主即位潛與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遥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遥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遥欣便星速急下潛謀將發而遥欣病死江祏被誅東昏侯

召遥光入殿告以祏罪遥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遥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遥光弟遥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遥光及遥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荆州衆力送者甚盛帝誅江祏後慮遥光不自安欲轉為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遥光慮見殺八月十二日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門聚人衆街陌頗怪其異莫知指趣也遥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諸傖楚欲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

因尚方取仗又名驍騎將軍桓歷生歷生隨信便至勸
遥光令率城内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轝隨後
反掌可得遥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遥光戎服出聽事
停轝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遥光不肯
望臺内自有變至日中臺軍稍至尚書符遥光曰逆順
之數皎然有徵干紀亂常刑兹罔赦蕭遥光宗室寠庸
才行鄙薄緹裙可望天路何階受遇自昔恩加猶子禮
絶帝體寵越皇季旗章車服窮千乘之尊閨閫輿閭踰

百雉之制及聖后在天親受顧託話言在耳徳音猶存
侮蔑天明罔畏不義無君之心履霜有日遂乃稱兵内
犯竊發京畿自古巨釁莫斯爲甚今便分命六師弘宣
九伐皇上當親御戎軒弘此廟畧信賞必罰有如大江
於是戒嚴曲赦京邑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司馬
曹虎屯清溪大橋太子右衛率左興盛屯東府東籬門
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二府遥光遣垣歷生從西門
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遥光起兵問諮議參

軍蕭暢暢正色拒折不從十五日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畧潛自南出濟淮還臺人情大沮十六日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稍降曹虎軍虎命斬之遥光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遥光還小齋帳中著衣帢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左右並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遥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匐下牀軍人排閤入於暗中牽出斬首時年三十二遥光未敗一夕城内

皆夢羣虵緣城四出各各共説之咸以為異臺軍入城焚燒屋宇且盡遥光府佐司馬端為掌書記曹虎謂之曰君是賊非端曰僕荷始安厚恩令死甘心虎不殺執送還臺徐世檦殺之劉渢逌走還家園為人所殺端河内人渢南陽人事繼母有孝行弟㵒事渢亦謹詔斂葬遥光屍原其諸子追贈桑天愛輔國將軍梁州刺史以江陵公寶覽為始安王奉靖王後永元二年為持節督湘州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遜欣字重暉宣帝凡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遜欣繼為曾孫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巴陵王文學中書郎延興元年高宗樹置以遜欣為持節督兖州緣淮軍事寧朔將軍兖州刺史仍為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未之任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右將軍荆州刺史改封曲江公高宗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為揚州居中遙欣

居陜西在外權勢并在其門遥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為
形援四年進號平西將軍永泰元年以雍州虜寇詔遥
欣本官領刺史寧蠻校尉移鎮襄陽虜退不行永元元
年卒年三十一贈侍中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
遥昌字季暉解褐祕書郎太孫舍人給事中祕書丞興
元元年除黄門侍郎未拜仍為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
寧朔將軍郢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冠軍將軍封豐城
縣公千五百户未之鎮徙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

汝南二郡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年虜主元宏寇壽春遣使呼城内人遥昌遣參軍崔慶遠朱選之詣宏慶遠曰旌蓋飄颻遠涉淮泗風塵慘烈無乃上勞宏曰六龍騰躍倏忽千里經途未遠不足為勞慶遠曰川境既殊遠勞軒駕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故當有故卿欲使我含瑕依違為欲指斥其事慶遠曰君包荒之德本施北政未承來議無所含瑕宏曰朕本欲有言會卿來問齊主廢立有其例不慶

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中興克昌豈惟一代主上與先武帝非唯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崩託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爲鬱林功臣固請爰立明聖上逼太后之嚴令下迫羣臣之稽顙俯從億兆踐登皇極未審聖旨獨何疑怪宏曰聞卿此言殊解我心但哲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言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管蔡之誅其餘列蕃二十餘國內升清階外典方牧哲婦之戒古人所慼然十亂盈朝實唯文母宏曰如我所

聞靡有子遺卿言美而乖實未之全信宏又曰雲羅所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齊武有書言今日之事書似未達齊主命也南使反情有愴然朕亦保兵此段猶是本意不必專為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竒兵令旨欲憲章聖人不失舊好豈不善哉宏曰卿為欲朕和親為欲不和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再賴不和則二國交怨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曰朕来為復遊行鹽境北去洛都率

爾便至亦不攻城亦不伐塢卿勿以爲慮宏設酒及羊炙雜果又謂慶遠曰聽卿主克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荅曰成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而相之今近蕃雖無悖德未有成王之賢霍光亦捨漢蕃親而遠立宣帝宏曰若爾霍光嚮自立爲君當復得爲忠臣不慶遠曰此非其類乃可言宣帝立與不立義當云何皇上豈得與霍光爲匹若爾何以不言武王伐紂何意不立微子而輔之苟

貪天下宏大笑明日引軍向城東遣道登道人進城内施衆僧絹五百匹慶遠選之各袴褶絡帶遂昌永泰元年卒上愛遂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帝以問徐孝嗣孝嗣曰豐城本資尚輕贈以班台如為小過帝曰卿乃欲存萬代准則此我孤兄子不得與計謚憲公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初為祕書郎宋邵陵王文學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邑千戶轉太子中庶子

遷侍中世祖即位遷五兵尚書領前軍將軍仍出為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少時太著風績竟陵王子良與緬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未有此政世祖嘉其能轉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五年遷為侍中領驍騎將軍仍遷中領軍明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出為會稽太守常侍如故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緬留心辭訟親自隱卹刼抄

度口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為百姓所畏愛九年卒詔賻錢十萬布二百匹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為立祠贈侍中衛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鼓吹一部謚昭侯年三十七高宗少相友愛時為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衛尉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緬靈輒慟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侍中司徒安陸王邑二千户子寶晊嗣為持節督湘州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弟寶覽為江陵公寶宏汝南公邑各千五百户二年寶晊

進號冠軍將軍三年寳宏改封霄城永元元年以安陸郡邉虜寳晊改封湘東王進號征虜將軍二年為左衛將軍高宗凡弟一門皆尚吏事寳晊粗好文章義師下寳晊在城內東昏廢寳晊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旣而城内送首詣梁王宣徳太后臨朝以寳晊為太常寳晊不自安謀反兄弟皆伏誅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夙殞慶命傍流追序蕃胙安陸王緬以宗子戚屬弱年進仕典郡臨州去有餘迹

遺愛在民蓋因情而可感學以從政夫豈必然

贊曰太祖二昆追樹雙蕃元託繼㣲貞興子孫並用威福自取亡存安陸稱美事表西魂

南齊書卷四十五

南齊書卷四十五考證

宗室遙昌傳興元元年○諸本同 臣承蒼按齊世無興元年號海陵王立改隆昌元年為延興元年冬十月以新除黄門郎為郢州刺史興元當即延興之訛

南齊書卷四十五考證